

涵秋集記

天笑題



●事啓室書學國表代師律大西摩●

爲通告申茲據敝富事人國學書室現出版新記並新新百美筆集起及涵秋筆圖等書籍發行各處應有版權他人不得化名●轉載●等情翻印○向各官廳註册外特行委託本律師鄭重聲明此啓

民國八年六月出版

涵秋筆記第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李 涵 秋

版權

發行者

上海白克路三八八號
國學書室
電話四一千二百八十一

寄售處

上海望平街
新申報館售書處
神州報館發行部

郵費一元
外埠每冊

小札
說記

涵秋筆記目錄

(江都李涵秋著)

▲彩鳳隨鴉記

▲鐵頭陀

▲赭雲

▲鄒心如

▲懷寧冤獄

▲青棠

▲記唐烈婦事

▲尚書第鬼

▲陳月珠

▲方希孟

▲鏡光巖

▲呂鳳梧

▲
弟兄圖書

▲文娥

▲驢能言

▲錦袱案

▲義驥

▲情誤

▲楚昭王第二

▲綠柔

▲辰州符

▲折獄二則

▲離愁雜誌

▲媚蓉

▲義僕

▲靈彌 ▲殺虎堡 ▲謝鏡紅 ▲馬道婆 ▲僞金磚 ▲惜花生 ▲圓光 ▲丐醫 ▲俠女

小札記 涵秋筆記

▲彩鳳墮鴉記

(江都李涵秋著)

呂鳳坪，皖之名士也。年逾三十，無妻子，以筆墨自給。善爲小說，尤長言情。是時滬上報館林立，生遂亦得占一席，硯田所入良不寂寥。莫有與之論婚者，輒笑謝之。知生之事者，謂生實屬意於一女郎，曰章鳳翹。爲其遠姑之弱息，父母業買鳳翔絕慧美顧，已幼字於鴉氏。鴉氏宦於京師，久不通音問。故年雖及笄，猶盈盈處子也。鳳翹嗜讀小說，尤嗜生之所著，遇有不解處，俟生來，必絮絮問之。稿有未完者，又綜事之顛末，詳詰其結局。如何聞圓滿，則喜聞離散，則悲。文人構思，喜故爲波折，或描寫至沈痛時，鳳翹輒不忍讀，至泣下。用柔情繡生囑生，作苦辭語，蓋人之多情，雖明知小說爲虛構，迹象然終不忍使書中人多所斷腸。全精神，必不能完全也。然而生不恤也。二人情好逾於膠漆，然舍耳鬢，嘶磨外，也。生徇鳳翹意，是以一書之出，外人多來狀元團圓之誚聲價，頓貶蓋簾幅完。

實無所染。蓋使君雖未有婦，而羅敷實已有夫。世間之缺陷，固有無可如何者。爾鳳翹之父母，屢致書於鴉，促其迎娶。鴉則置之親友中，又多贅語，謂鴉薄其爲賈，不願論婚。鳳翹聞之，嚶啜泣。章父大怒，以民國成立，有自由離婚之律，思起訴於法庭，與生商酌。鳳翹亦在側，鳳翹之母亦笑語生曰：假使鳳兒不多此一番周折，當嫁與汝，則吾心滋慰。且姪名鳳，吾女亦名鳳，求凰之曲，倘任人問，較勝於隨鴉多矣。生聆母語，顧鳳翹而笑。鳳翹則羞暎于眉際，俯首不語。益增嬾媚而已。生退而語鳳翹，謂父言：如何卿苟以爲然者？則吾願竭棉薄，卿須知吾非寡情者。鱗魚之悲卿，忍使吾終古耶？言際，引身近鳳翹，蓋一縷情絲，有不能自制者矣。鳳翹聞言，羞絕四顧，無人乃私語生曰：兄之眷愛，非不知之。然知之而終不能慰兄者，則以身爲女子，首重道德，道德何所表見？則婚姻是已。舍天合之絲蘿，而別謀琴瑟，則不貞之謂。玷已多，兄亦安所取焉？彼世間之女子，借文明而飾其穢迹者，豈少也哉？兄不是之愛，而惟妹是愛者，知兄之意，在此不在彼也。設從老父之意，旨夫己氏，必不能甘指摘而播揚之，則兄之

與妹更何顏存立於此世界。閨房靜好清夜。終有咎心。與其悔之子事。後孰若
 慎之于幾。先歲蘿之質。雖不能永抱衾裯。然而一瓣私衷。固非兄莫屬耳。區區
 之意。言盡於斯。至兄爲七尺丈夫。亦不當以女子故。而使舅氏墮其宗祧。天下
 多美婦人。兄速委禽焉。則慰妹者已多。曩者久懷此意。往往以羞於啞齒。而罷。
 今兄旣慨然以婚姻見乞。則妹之進言。此其時矣。兄其諒之。生聞鳳翹言。皇然
 失措良久。乃蕭然嘆曰。卿言真針砭哉。足起膏肓而藥痼疾矣。肉慾之福。誠不。
 敢望。然痴情所注。已在妹洞鑒之中。妹假使果有情於兄。請以一笑爲證。則自。
 今以後。當不復更涉遐想。於是雙眸凝視。嬌面曾不少瞬。鳳翹無奈何。不禁從。
 無窮慚懼之中。爲生盈盈破齒也。生於是爲鳳翹婚姻計。慨然與老父斟酌。願
 單身北上。訪於鴉氏。究竟取其進止。章父亦良感。生乃爲生擣擣行李。忽忽就
 道。前一夕。往晤鳳翹。鳳翹不肯出見。蓋羞生之意爲多也。生抵都城。投刺謁鴉。
 折乃館。生於家使章子出見。生日囑之。四肢柴立。面白如瓠之少年也。貌不。

文而言語鄙俚詢其業則曰占魁詢其業則以讀書對會從小說中得觀生名至是知爲生頗致磬折邀生入其書室強生與論文並謂擬拜生爲師將學作家小說生唯唯笑語鴉曰書生不得已藉賣文爲活所謂英雄末路者也以公子家世貴而多金何患不溫飽絮於此是舍康莊而就行潦非計之得也鴉曰公言誠是雖然我不受酬但乞彼操筆政者列吾名於報紙之間則赫然鴉占魁人孰不知之想報紙爲營業性質只須不費其多金則筆墨劣者而亦寶貴之矣惟是奪先生輩之衣食爲喪吾德耳生素狂亦大笑曰若是則操筆政者盲耳苟猶有一寸曙光則鴉占魁三字必不占彼篇幅良無用公子煦煦爲仁晤談之頃鴉忽流涕生驚以爲語侵公子將作小兒啼也鴉出計時表顧而哈曰與先生長譚乃逾晷刻且言且出煙具陳於炕几呼吸既畢乃問生亦嗜此否生驚益爲鳳翹悲遇人之不淑也占魁之父時官蒙藏院簽事宦囊甚清苦思得一奧援將爲其子結婚於某次長之女議漸定矣生微聞其事遂舉鴉與章婚事爲揭登某報中不夕人咸知鴉之鬼蜮某次長亦不直鴉議乃幾

鴉不得已乃使占魁就婚於皖。贅於章焉。鳳翹之父以鴉為貴介子弟也。恐貧資太薄致貽訕笑。遂百計羅掘窮極奢侈。吉日鴉入門。笙歌如沸。酒食如淮。親族之周旋者盈於庭。孤屋一燈。荒村斗大。感風雨而弔形影者。固大有人在。伊何人則吾書中所稱爲呂鳳坪者是也。自念鳳翹於吾雖無枕席之好。然而並肩密語。促膝低吟。閨房之樂。固有甚於畫眉。祇緣格於禮法。未遂所懷。又慨然以豪俠自居。直舉意中之人贈之。偷父平時結構文字。遇此等境。遇往往不惜。淋漓盡致。以博閱者之一哭。詎意今日身受。乃同鬮割思。至此琳瑯滿袖。不知涕之何從。也是以鳳翹佳期生轉絕迹。不至此意。他人不察。惟鳳翹察之。審耳。鳳翹旣嫁。占魁豔鳳翹之色。幾於終日不出房闌。惟占魁素嗜阿芙蓉膏。固不可一日無此。君者入贅之初。占魁竊以丹丸相代。與鳳翹旣狎。則稍稍微露其意。鳳翹初不以爲然。苦口諫阻。占魁以行將戒除爲辭。惟未戒之先。則不可驟離。此物鳳翹實私告父母。不得已使其吸烟於家。占魁旣擁嬌妻。又親燈火。南面王無此樂也。暇時亦召生與長譚。生偶一至。鳳翹之眷生也。亦如其初。惟生。

覩彼二人之伉儷。綦篤心終不能無介介耳。十年烟禁。其議本創自清廷。雖國體變更。與外人所訂之條約。今總統亦在在履行。而於烟禁一端。進行尤厲。於是一般煙霞之客。大有朝不保夕之勢。鳳翹恐其夫蹈於法網。阻其吸食。不聽繼之。以泣亦不聽。鳳翹之父。一日謂占魁曰。壻之贅我家也。忽而已三載矣。朝而饔焉。夕而飧焉。粗糲之奉。嘗恐簡夔而不逮。捨壻者以婿固非外人耳。今壻之嗜好。固無日不在法網之中。萬一不幸。爲弋人所獵。區區罰金尚不足惜。使親家聞之。不幾謂我老諱不能悟。壻竟蹈刑辟。我何顏以對汝父母也。今與壻約能戒。則爲翁壻如初。不能戒。則壻攜吾女他去。老夫冥頑。畏見官府。竊不能代壻受過耳。占魁聞章翁言。大怒。語侵翁翁。亦不相下。幾至用武。鳳翹及其母。橫身攔阻。不得已。乃遣僕人促生來。爲解紛焉。占魁瞋目曰。先生真清白哉。偶一涉足。甯復玷污。舍名我則。間日必一至。直是狗彘之不若矣。言際。

髮上指。怒顏甚厲。生畏甚。知不能堅。拒足踴躍。屏氣而隅坐。占魁此時乃指天畫地。詬詈老奴。萬端聲震屋瓦。達於戶外。他客恐有人聞聲窺伺。相率避去。占魁與生不知也是時鎮守安慶者爲某將軍。嫉吸烟者如仇。不稍寬貸。方遍布偵探。大索於四境。有軍士四人。破扉直入。主人已潛從他門遁。惟捕占魁與生二人去。烟具悉爲搜羅。藉作犯罪者之憑證焉。將軍時方宴客。山珍海錯。雜陳於前。縱橫議論。禁烟事謂捕者不力。否則吾境早肅清耳。言未已。軍士入。則獲得二客來。贖證具在。乞。軍指揮將軍怒甚。顧軍士曰。槍斃之耳。絮絮奚爲。軍士大駭。又曰。犯雖獲。未得實供。在理不可殺。將軍愈怒。曰。汝輩怯耶。速槍斃之。苟枉殺者。罪則吾任。不汝環疵也。軍士倉皇出。諸客咸驚訝。謂將軍雷厲風行。嫉惡固太嚴哉。方生與占魁之就捕也。事聞於章台。家大驚。親友咸來慰問。猶謂雖犯禁重。則徒刑輕。亦不過罰金而已。於是相率至將軍署。探問消息者。縕繹不絕。詎意未及數小時。生與占魁已袒臂露胸。繩赴刑所。圍而觀者數百人。嗟乎。占魁不足誅已。彼生何辜。乃亦遭此巨禍。噩耗傳入鳳翹之耳。不知其哀。

痛。何。如。但。聞。暈。絕。時。惟。哀。呼。曰。鳳。郎。•••鳳。郎。•••

▲鐵頭陀

大隱隱于朝。小隱隱于市。闔閭之間。負奇技異能者。正自何限。特未展其所長。人亦顧往往忽之。此英雄不遇。所以負載而長嘆者也。吾鄉有業海味者。有一年逾五十之傭夥。曰歐陽東。山陝間人。居肆近二十稔。恂恂無他長動止。不苟。主人倚爲左右手。同輩少失德。面斥之。不少諱。多爲人所憎惡。相約飽以老拳。一日小起衝突。羣來攢毆。東負傷如鱗。乃稍悔其慾直深。引爲咎衆。又曰。吾少。輪行旅。無戒途之苦。故曩昔所謂鑣師者。幾無用武之地。至不得已。乃挾其技。術行乞於通都大邑。間鐵頭陀者。習少林拳術。年少保鑣於江湖。大江南北。無不耳。鐵頭之名。道經維揚。向各市廛索旅費。貲必累橐。數十百錢不足。屢。鐵頭。之欲也。至東。居肆。市僧與以銅元一鐵頭。大怒。以爲輕已也。挾銅元豎立。以手。指。輕。按。之。銅。元。入。木。寸。許。又。舉。所。持。鉢。孟。擲。櫃。上。孟。巨。而。重。屹。然。如。山。立。張。

目四顧若熊羆之伺獸羣夥大駭道旁觀者環如堵牆知鐵頭之必不善去也咸欲觀其究竟東適從內出顧鐵頭微笑以兩指挾銅元出若捨芥然又哆口微吹鉢盂應氣而起飄墮地上其聲鏘然頓時製作數十片清脆殊可聽觀者駭絕鐵頭弗懼亦弗罵惟瞪目直視東自首至足如是者三四嗒然遂去同輩乃大奇畏相與頌讚東以爲天人而已知曩昔之開罪乃不與吾輩校以吾輩殊不屑校耳東旋長嘆曰諸公勿譽我吾已種禍於今日驕不知死所矣諸公爲我誌之明年今日我必離此而去鐵頭必來必詢吾諸公須揚言我已活化否則殆矣人聞東言疑信參半逾一載東忽憶前事倉皇別主人主人慰留之弗得東去不遠鐵頭果來環視不見東大恨問他夥有爲東譁者黠者則暗示東之踪迹以快其私鐵頭喜追東遙遙望見東背影東知鐵頭來逃益急有知其事者道途爲塞猶隔岸觀火觀其紅燄以爲娛樂燄不甚則樂亦不甚也東飛馳出城門前環以運河河水滔滔杳無舟楫鐵頭相去不能十數武忽見上流有官舫隨波而下東急不能揮躍身立舫上求救於舟人速引舟飛馳避

鐵頭凶僥。鐵頭見東已。登舟載指遙。罵聲振林木。葉簌落如秋雨。官舫中驚。
 軍官八人赴省謁將軍者。見東狼狽狀。問其故。東具以告。軍官咸曰。以君雄武。
 乃畏一頭陀耶。吾等爲君咸抱不平。君不若與頭陀決一勝負。吾等從而助君。
 獄頭陀反掌事耳。以君雄武。乃畏一頭陀耶。言際。囑舟人榜舟。東益戰慄。軍官
 咸叱曰。懦夫哉。懦夫哉。東曰。不然。貴人厚我。爲小人吐氣。小人寧敢逆貴人意。
 惟小人自量其力不足。敵頭陀。貴人乃云。然是直死小人耳。且貴人欲勝頭陀。
 必先能勝小人。不能勝小人。則無望勝頭陀。小人死不足惜。小人惜貴人矣。軍
 官益怒。爭擊東。東曰。貴人勿爾。小人植一臂。貴人能憾而搖動之。能勝小人。斯
 頭陀乃不足勝矣。軍官曰。諾。撼東臂。臂植立如故。大譁。咸起而撼之。東臂植立。
 如故。軍官羞愧。面若赭。相與議曰。以吾一人之臂力量之。可得二百斤。集八人。
 則得一千六百斤。舉不足憾君。君之膂力。視吾臂何啻倍蓰。卽僅以倍論。三千
 二百斤。綽乎。其有餘裕矣。再加吾等計。共得四千八百斤。天下寧有舉四千八
 百斤之重量。不能死。一頭陀者。君休矣。吾益不能從。君是時。舟遂纏於岸頭陀。

驚喜過望。遙招東以手使就。陸角力。東快快無奈何。避入船後。解衣結束。約炊許。乃懷喪而出。軍官擁護前後。若警蹕然。頭陀見東來。虎吼而奔。以頭觸東。東則挺胸迎之。四圍之人。遙聞喧嘵一聲。猶前時墮響至地時之清脆也。頭陀氣結而不揚。東亦舌橋而不下。少頃。頭陀乃去。東歸舟廬。軍官等而歎曰。公等一言死頭陀矣。然吾茲所以勝之者。亦微耳。尋昔頭陀之見辱於吾也。吾知其必歸山思。所以爲報復計。今茲之來也。吾意竊不欲與之結冤。急思避其鋒。爲公等所鬻。吾乃不得已。私從窗隙窺之。審其鍊氣歸腦。豈惟鐵頭直百鍊鋼矣。吾乃謀所以禦之。束銅鏡於胸。竭平生之力。以敵之。而頭陀之腦乃裂。勢不能延一日之生命。然創吾亦甚焉。東於是袒衣示軍官。銅嵌胸者半寸。血膏厚如錢。軍官咸愕。招東入伍。東不願。軍官命人馳視。頭陀果涅槃於大道中。

▲ 記

江西百花洲省中之勝境也。去洲十餘里。有村曰稻雲。無多居民。土壤肥沃。而風俗醇朴。有魯姓者。世居於是。春忙農事。秋賽田神。熙熙然有福地洞天之譽。

魯翁義和少業儒長不能獲一衿後亦絕志進取家蓄古硯多于西郊之山明窗淨几之間時拂拭而磨礲之良足消遣長晝年逾花甲又無子女惟一垂髫女郎絶慧美字曰赭雲朝夕承老人色笑不知者疑爲老翁之弱息實則是女爲其故友鳳鳴梧所生死後託孤于魯翁者也魯翁環顧身世常恐一旦溘然朝露娟娟者無所付畀常欲及時爲謀姻事田舍之家難得佳子弟彼蠢如鹿豕者翁又雅不欲玷此鸞鳳近鄰有畢士奎者翩翩英俊之少年也嗜讀書家貧惟奉一老母庖廚之中往往缺甘旨魯翁屬意已久惟不肯倉卒啓齒蓋高年舉動力持慎重是其天性也畢時年十六與赭雲同庚魯翁家本延師教赭雲讀遂命畢凡有文字亦來就正于師修羊所需魯翁代爲料理畢感翁甚又逆知翁意晤赭雲時意不能無眷眷赭雲初學吟詠師腐儒也不知世變猶教以爲試帖一日以粉撲二字命題屬其撰五言六韻赭雲苦頗艱窘歷三日不能繳卷師怪其遲將加叱責赭雲大懼脚躅花下愁雲堆於粉頰適畢生來間赭雲所苦赭雲具以告畢笑曰妹毋然我爲妹捉刀於是拈筆成七律一章頌